



李恩光 著

人猿奇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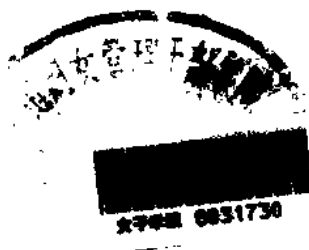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文联出版社

I267.4
139
3

人猿奇俠

李恩光 著

045348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人 猿 奇 侠

李慕光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、发行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郑州市黄河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11.5印张2插页235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000册

ISBN7-5059-0821-6

I·402定价：2.60元

内 容 简 介

知县夫人踏青，吊打无辜小乞丐，幸遇乞侠救下，收为徒弟，每日令其与所养两只灵猴共同练武。乞侠为救饥民，先盗知县银子，又借助灵猴盗出知县夫人。

知县恼羞成怒，收买武林败类，想将乞侠擒下。赵府千金日月小姐，猴山八怪妖雨怪墨兰，挺身而出，共斗群魔。二侠女同时爱上乞侠，醋海生波，拔剑相向。

乞侠乔装巡抚，智斩知县，方知巡抚乃孪生兄弟。

福威王为独霸山东，于泰安立擂。台主暗器伤人，群侠大闹泰安，力劈台主。

福威王差人掳走巡抚，意欲加害，妖雨怪墨兰误认为是乞侠，不顾伤后体弱，舍命相救，错配巧鸳鸯。乞侠与赵日月误陷猴山岩洞，也成就姻缘。

巡抚借众侠相助，设巧计诱出福威王，擒获斩首，群魔伏诛

墨兰随巡抚登程，众侠心中是喜是忧？

小说构思新颖，情节奇特，跌宕起伏，一波三折，疑无路处复有路，该出情时别具情，一扫旧武侠小说荒诞，独具一格，别开生面。









金仙

紫云

紫雲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灵艳逞威路拷小乞丐
玉侠现世怒惩赃县官……………(1)
- 第 二 回 墨兰行侠榆林降恶鬼
玉圣救难县衙劫夫人……………(19)
- 第 三 回 少女寻踪侠显真相
怪杰怀嫉卧牛动干戈……………(38)
- 第 四 回 尼姑遭难女杰逢花盗
八妹义重盗尸陷牢笼……………(55)
- 第 五 回 玉圣吐情古洞惊日月
张松寻妹破庙辨假真……………(72)
- 第 六 回 众怪救妹深夜闹汶上
情人相送有情却无情……………(90)
- 第 七 回 丑女逼婚柏林遭恶处
义仆寻主赵府走千金……………(109)
- 第 八 回 女杰冒名古塔除恶怪
日月追凶破庙闯奇官……………(126)
- 第 九 回 千古怪事天外又有天
意外奇闻人上复何人……………(143)
- 第 十 回 妖雨相戏市侩失财产
月侯脱难复生又逢凶……………(160)

- 第十一回 因禍得福古草燕絕藝
 偷梁換柱巡撫中制 (178)
- 第十二回 代天巡按計杀刘文远
 心怀幽怨无情是有情 (193)
- 第十三回 三僧毙命女杰秉正义
 惡婦潛逃含羞赴阴曹 (213)
- 第十四回 乞俠赴播途中擒妖婦
 女杰萌情芳心添离愁 (233)
- 第十五回 肝胆相助行衙斗刺客
 兩小无猜巧遇救女郎 (252)
- 第十六回 飞揚跋扈石雷施暗器
 舍生忘死日月斩凶頑 (272)
- 第十七回 巡撫遇難失却皇家宝
 双俠寻宝陷身天然石 (292)
- 第十八回 一訴衷腸多情囚石壁
 情深义厚誤借巧鸳鸯 (310)
- 第十九回 逢凶化吉妖雨拯巡按
 遇難呈祥小俠救怪 (327)
- 第二十回 群俠聚會奸賊伏皇律
 亲人别离前程是何方 (345)

第一回 灵艳逞威路拷小乞丐 玉侠现世怒惩脏县官

龟裂的黄土路上，一行轿马缓缓而行。最前边并排两匹高头大马，上面端坐两人，顶盔贯甲，横眉竖目，一个横刀，一个端枪，威风凛凛。后面四对兵勇，个个手提朴刀。再后是一乘双人小轿，轿帘高卷，里面坐着一位夫人，虽是徐娘半老，可风韵犹存。云髻高耸，鬓上插一朵金花儿，官粉扑面，显得涂了口红的嘴唇血样的红。轿子旁边，一个家院打扮的人扶轿而行。小轿后面，四个家丁紧随。一行队伍，威风赫赫朝城里走来。

这夫人是济州治下汶上县县太爷刘文远的续弦夫人聂灵艳。聂灵艳原本是济州勾栏院名妓，多年为官而又中年丧偶的刘文远，免不了寻花宿柳。也是两人缘份不浅，刘文远与她竟一见钟情。刘太爷私囊已满，五百两银子，使这聂灵艳成了县太爷夫人。灵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为人上之人，对刘文远自是感激不尽，担起了贤内助重任，出谋划策，竟使得这位县太爷家藏万贯。在衙门里当然有花不尽的银子，在老家也广

置田产，为自己准备了天年享乐之地。灵艳夫人更悟得一绝，就是官家太太的威势，喝令驱卒，耀武扬威，垂帘听政，断案执刑，样样精通。整个汶上县，无人不晓，无人不惧。

刘夫人近年又沾上一种爱好，酷信神佛。初一十五必到佛前降香。又好象只有离城三里之遥的碧灵寺神佛最灵验，只要降香，必去碧灵寺。那碧灵寺住持和尚法名行空，方面大耳，身高膀阔，更兼一身好武艺，一杆月牙铲，使起来风车也似，神鬼皆惊，在这一带盛名鼎鼎。

正逢三月初一，苗儿泛青，草儿吐绿，柳枝婆娑，风儿轻拂，一派明媚春光。灵艳降香回衙，有感于这大好春光，令轿夫压步而行，轿帘高卷，观赏这鲁西南平原春色。因为时近清明，路上踏青之人络绎不绝，可看到这威势赫赫的人马，无不躲而避之。灵艳见了，更露得意之色，很有一种荣耀盖世之感。一头的珠玉钗环也随着轿子的颠簸摇得有节有奏。

灵艳正自得其乐，忽见一乞童闯到路侧。这乞童浑身一丝儿不挂，赤足蓬头，满是灰垢的脸儿竟无一丝儿惧色，歪头斜眉凝视轿内灵艳夫人的粉脸儿。偏又咧嘴儿一笑，露出一口小白牙儿来，那小眼睛也转着闪动着一团好奇的笑意。

灵艳的兴趣一扫而光，这位福威盖世的县太爷太太哪里容得这样一个小叫化子冲撞自己？柳眉不禁倒竖起来，从如银似玉的牙缝里迸出两个字来：

“落轿！”

轿子停下，扶轿面行的家院赶忙躬身上前，问道：“太太，有何吩咐？”

灵艳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怎么容得野小子闯近轿前？拿

下！”

家院忙应了一声“是”，朝前边兵勇一声令下：“将野小子拿下！”

四个兵勇如狼似虎，直扑还在嘻嘻呆笑的乞童。一个兵勇扬手一掌，“叭”的一声，落在小乞童脸上。乞童这才知道闯下大祸，拔腿要逃，另一兵勇眼上一脚，早把这赤体乞童踢出四五步远，四肢着地，趴在地上。另一兵勇赶上去，一脚踏在乞童背上。小乞童这才顾得发出尖厉的哭喊。

家院回首躬身，问到：“太太，如何发落？”

灵艳没有马上回答，她记起了，刚才在碧灵寺行空和尚的寝房里，窗口就出现过这样一双小眼睛。默默点了点头，平静地说道：

“我累了，就在这里歇一歇。这小叫化大胆，那不是一棵大柳树吗？吊到树上，朝死里打。免得以后伤风败俗，有辱大明朝乾坤。”

“是！”家院躬身应着，急转回身，向众家丁一声断喝：“吊到柳树上，朝死里打！”

灵艳提裙款步，迈出轿门，粉脸儿上并不显怒色，似乎有一丝轻松的微笑，看着众家丁象捆绑小鸡一样把小乞童吊到树上，乞童挣扎着，尖厉地哭叫着，两只小眼睛里露出恐惧的光。

一个家丁扬起了马鞭，“叭”的一声爆响，随着乞童的一声惨叫，小肚皮上出现一道血痕。灵艳站在轿前，声色不动，只从抿着的嘴角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冷笑来。

家丁又是一鞭，乞童已没有力量挣扎，只是撕心裂肺地

惨叫著。

就在家丁第三次举起鞭子的时候，背后突然飞来一物，形如长蛇，快似疾风，直抵打手背后要穴。鞭未落下，打手已如中魔，泥塑般直立不动了。长蛇落于地上，原来是一枣木打狗棍。正在众打手呆愣之际，又一物飞来，宛如游龙，投容得众打手弄清是什么怪物，那飞来之物突然来了个苍龙摆尾，“叭叭叭”数声亮响，一周打手每人脸上都挨了重重的一下，一个个被甩出四五步远，倒伏在地，惨叫不绝。

灵艳夫人和骑马的两个将官尽皆大吃一惊，再看那游龙时，已落于地下，原来是一条又脏又破的腰带。

由于县太爷夫人动怒，乞童惨遭吊打，不少踏青之人围于不远处敢怒而不敢言。就在灵艳惊疑之际，围观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声响亮的笑声。随着这笑声，一人腾空而起，犹如大鹏展翅，躬身拾起腰带，又发出一声畅笑。笑毕，随手将腰带一扬，捆吊乞童的绳子已被斩断，乞童掉下来，被来人轻轻接住，解开身上的绑绳，放于地上。

灵艳吃惊之际，定睛注目，原来来者是一要饭乞丐。上穿百衲破衣，下穿百衲破裤。上下褂裤灰垢重重，已分不出什么颜色，而那头发，粘在一块，象一把乱草。头发下的脸儿，满是油污，看不出年纪。只有一双眼睛闪着光亮。双脚各裹一只鞋底没有帮儿，用绳子系着。灵艳看了，一阵作呕，怒从心上起，朝两将官怒喝一声：“还不将老叫化给我拿下！”

听到灵艳的怒喝，乞丐又是一声长长的畅笑。

随着太太命令，端乃将官已驱马奔来，双目圆睁，大

叫一声：“老叫化，狗胆包天，今天叫你死在刀下！”大刀已兜头朝乞丐劈砍下来，呜呜风响。四周围观之人，不由得闭上眼睛，这乞丐手无寸铁，看来必死无疑了。灵艳冷眼观看，嘴角又出现了冷冷的笑意。可就在这笑意刚刚浮上嘴角之时，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，使刀将官拚出全身力气劈下这一刀，正要触到乞丐头皮，刀下的人却不见了。使刀将官用力过猛，收刀不住，外侧的脚离镫，身子朝里侧猛倾下来。灵艳已经大惊失色，看那乞丐时，竟然身在马后，一扬手中打狗棍，急若闪电，一端直捣马的后档处，那马哀鸣一声，箭一般朝前蹿去。使刀将官本来就要从马上栽下，这马朝前一蹿，已一头栽下马来。来不及抽出的一只脚却挂在镫上，被马带着离了大道，飞入麦田。围观的人们都已看得呆了。只见那马跑出百余步远，又是一声哀鸣，颓然倒地，可儿地压在使刀将官身上。

使枪将官已经面如土色，但不得不壮着胆子上前来战乞丐。乞丐呲牙一笑，露出与那满脸油污不相称的整齐洁白的两排牙齿。好象这乞丐不知道大枪的厉害，直到明晃晃的枪尖来到胸前，才一侧身子，伸出右手抓住枪杆。出手快如闪电，根本没容人看清楚，枪杆已攥在手中。任凭马上将军怎么拽，再也收不回枪去。而那乞丐竟象钉在地上一样，窝儿也没挪动。乞丐嘻嘻笑着，左手朝腰间一摸，那破腰带的一端早已朝马上将官的脖子上飞去，绕着那脖子旋转了几圈，略一用劲，使枪将官早已离开马背，重重地抛到十几步远的地方。就在围观之人大惊失色之时，乞丐已提起乞童，腾空跃起，轻轻落到马背上，两腿一夹，如飞一样贴灵艳夫人身

边而过。等灵艳从惊骇中醒悟过来时，那马只看到一个黑点儿了。

家院这才收回了魂儿，呆愣愣地看着灵艳，突然失声叫道：

“太、太太，你的头——”

这一叫，灵艳更是魂不附体，两手摸头，以为自己的头没有了，惊叫道：

“头，头没有了吗？”

“不、不是、头，头上的金花——”

灵艳这才一摸头发，那朵金花和金银钗环都已不在头上了。气急败坏地叫了一声：

“混蛋，还不快走，禀报老爷——”说着，一头钻进轿子里去了。

等县太爷的兵勇追到一个小山丘的时候，才发现了一匹死马。马的身下流了一滩血，马后胯上的肉已被割去。再找那乞丐，哪里还有踪影。

其实，就在离他们不远的一所破庙里，乞丐烤熟了马肉，正和小乞童大口吃着。

“吃饱了，回家去吧。”乞丐一双明朗朗的眼睛看着贪婪地大嚼马肉的孩子，语调中含着浓浓的怜悯之情，与刚才的神出鬼没玩世不恭的神态判若两人。那朗朗明目之中，竟也流露着含悲带爱的温柔。

小乞童停下嚼肉，一双小眼睛望着老叫化，呆呆看了良久，才摇了摇头，吐出一个字来：

“不。”

“你爹娘会挂念的。”

“我没爹，也没娘。”

老叫化一愣，道：“家在那里？”

“没有家。”

“姓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都喊我小叫化。”

“有亲戚吗？姥姥、姨、姐姐，都行。”

小叫化摇了摇头。

老叫化凄然一笑，道：“乃世上之一弃童耳！”说罢，从裤腰处掏出一包东西，打开来，竟是县太爷夫人头上首饰。除那朵金花外，尽皆纯银所制。老叫化抓起一把，拳一握，掌中已变成一银块，又放于掌心，两手并合，来回搓动，银块已浑然一体，再不见了首饰模样，然后用手掰成数块，递向小乞童。

“拿去，换饭吃吧。”

“不。”乞童摇了摇头。

老叫化一笑，道：“也懂得君子不受嗟来之食？”

小叫化显然不懂，说：“我跟着你。”

老叫化听罢，仰天大笑，声震小山，树上新叶竟簌簌落下，残破的庙墙轰然倒塌一截。笑罢，高声说道：

“天使我授徒耶！”

小叫化呆愣愣地望着老叫化，目露惊骇。可毕竟天资聪慧，悟出了老叫化的意思，扑身便磕下头去。满是灰垢的小